

我唯一的外甥：
你妈是我唯一的姊妹，你是你妈唯一的儿子，所以你是我唯一的外甥。
上次和你妈通电话，她说你改变巨大。尽管你还是长时间一个人关起门呆在你的房间，但是天理已经开始起作用，你现在不只是打网络游戏了，你开始给你认识的小姑娘打电话了。
我知道，这时候，围绕着小姑娘，你有十万个为什么。姑娘为什么笑起来比阳光还灿烂？头发洗顺了为什么比兰花还好看？有些姑娘在千百人里为什么你一眼就看到？为什么看到之后想再看一眼？为什么看不到的时候会时时想起？为什么她出现的时候你会提高说话的声音？为什么你从来不打篮球，她去了你就跟着去了？等等，等等。
我只帮你解说（不是解答）一个问题：姑娘是用来做什么的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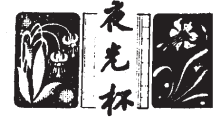
简单地说，姑娘是个入口。世界是一棵倒长的树，下面是多个分岔的入口，上面是同一的根。姑娘和溪水声、月光、毒品、厕所气味等等一样，都是一个入口。进去，都有走到根部的可能。
复杂些说，姑娘可以大致有五种用途。
姑娘可以做朋友。你或许慢慢会发现，有的姑娘比男孩儿更会倾听，更会扯脱我脑子里拧巴的东西。姑娘的生理构造和我俩不一样，我偶说，“我来想想”，姑娘说，“我想不清楚，我就是知道”。在上古时期（夏商之前），没台历，没时钟，没计算机，没战略管理，部族里就找一个十三不靠眼神忧郁的文艺女青年，不种玉米了，不缝兽皮了，专门呆着，饮酒、自残、抽大麻，她的月经周期就被定义为一个月，她说，打，部族的女人就冲出去厮杀。

姑娘可以做老师。你或许慢慢会发现，年纪和你相仿的女生比你懂得多，特别是和世俗相关的，年纪比你大的女生就更是如此。找个姑娘当老师，你学习得很自然。年少时被逼学习，往往效果很差。我爸，也就是你姥爷，逼我跟着一个叫 Follow Me 的英文教程学英语，在之后的两年里，我听见英文，心里就骂。但是这种自然的学习有一个潜在的坏处，你这样学习惯了，有可能失去泡姑娘的能力，基本不知道如何搭讪其他女生。你的姑娘教会你很多人生道理，但是不会教你如何与其他姑娘交往的技巧。

姑娘可以做情人。这个方面，她们往往和我们想的不一样。每个姑娘都渴望爱情，尽管每个姑娘都不知道爱情是什么。每个姑娘都觉得自己独一无二，尽管每个姑娘的 DNA 图谱基本相同。更可怕的是，每个姑娘都希望爱情能永恒，像草席和被面一样大面积降临，星星变成银河，银河走到眼前，变得阳光一样普照。姑娘们以爱情的名义残害的生灵，包括她们自己，比她们以爱情的名义拯救的生灵多得太多。
姑娘可以做性伴。性交和吃饭和睡觉一样，是人类正常需要，和吃饭和睡觉一样，可以给你很多快乐。十五岁的时候，班上一个坏孩子和我诉说，人生至乐有两个，一个是夏天在树下喝一大杯凉啤酒，另一个是秋天开始冷的时候在被窝里抱一个姑娘。我当时只能理解其中一个，啤酒那个。过了很久我才理解，姑娘通常比左手和右手都好。多年以来，人类赋予性交太多的内涵、外延和禁忌。所以如果你想把姑娘这样用，你的小宇宙必须非常强大，姑娘的小宇宙也必须非常强大。通常这两件事儿很少一起发生。

姑娘可以做家人。通常情况下，你妈和你爸会死在你前面，你姥爷和你姥爷会死在你妈和你爸前面。如果你找个比你小些的姑娘，和她一起衰老，她有可能死在你后面。你不要以为这个容易。一男一女，两个正常人，能心平气和地长久相守，是世间最大的奇迹。有时候你奇怪，为什么因为一件屁大的事儿，你姥姥想剁死你姥爷，那是因为你姥爷激发了你姥姥在你姥爷长久相守中积累的千年仇恨。
至于十万个为什么中其他的问题，你自己看书找解吧。

记得多练习中文。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，是人类创造的最美丽的食物之一，这些，以后我慢慢告诉你。上次电话，你说把你把外甥写成了处甥，你说你是我唯一的处甥，所以你说妈不高兴。别的不说了。



1940 年 10 月，时在昆明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（简称史语所），在日机轰炸下，于 12 月迁移至四川南溪县李庄板栗坳。这里交通不便，进出多依赖船只，但于史语所的学术研究和珍贵资料文献保护而言，相对安全，堪称诺亚方舟。当年乘上去李庄那条船的文人学者，心情激动和感慨多是如眼前起伏的江海，难以平静，毕竟经历漂泊的史语所，终于在李庄重新找到了暂时的安身之地。去李庄那条船，承载着文人学者与文献资料，也承载着中华历史文化传播的希望。

去李庄那条船

陆其国

史语所迁入李庄不久，所长傅斯年即“宣布（从）2 月 1 日起，全所一定要开始办公”。据傅斯年学生何兹全回忆，李庄时期的史语所有图书馆、研究室；史语所当年使用的是张家大院前院，“后院厅房和配房仍由原主人住”。“山上没有电灯，（用）点燃两根灯草的桐油灯。天一黑，院门一关，房门一关，满院寂静，满野寂静，宇宙间都是寂静”。这样的环境当年着实吸引着莘莘学子心向往之，其中就有毕业于武汉大学历史系、其时正在成都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著名历史学家钱穆的严耕望；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则兼任研究所主任。严耕望视李庄史语所为当时最佳求学高地，他抱着试试的心情，给所长傅斯年写了封申请信，并寄上三篇论文。他在信中写道：“抗战以来，学术陵夷，文史之学尤见颓落，而贵所师生独能研索不倦，每有书刊问世，仍保持抗战前之水准，是皆先生领袖群彦之功也。渴慕之情曷胜殷切！”此前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也致函傅斯年，说严耕望“好学深思，精进不已，若得宿学名师如先生者为之指导，其造诣必有可观。严生亦切思受教于先生之所，为此特函介绍，未知历史语言研究所能否收录？”

傅斯年当时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参政会，李庄史语所所长由甲骨文专家董作宾代理，收到严耕望信和论文后，傅赞赏严“是一难得之人才”，所以一方面致函董作宾，请他召集所务会议，讨论严与另外二人的入所事宜，同时回复严，告诉他，所寄“大著已寄李庄开会审查，当可通过”。

1945 年 8 月 22 日，严耕望在重庆中研院总办事处见到傅斯年。其时抗战刚胜利，傅斯年百务缠身，很希望严耕望能暂留重庆，协助他处理文书方面的工作。不料严却说，自己没有这方面能力，予以拒绝。而傅对此不仅不以为忤，还当即表示，虽然严入所的任命，尚待所务会议通过，但根据严的条件，通过应该没有问题，所以严可先赴李庄史语所。后来卓成史学大家的严耕望，到李庄史语所报到后，给老师顾颉刚写信道：“今能重入书库，殊为快慰。今后益当努力自勉，期不负吾师及宾四（钱穆）先生之期望也。”顾颉刚信后，想到自己眼下正为“人事焦劳，绝难安定读书”而纠结，忍不住给严回信说：“接十五日惠书，欣悉（你）安抵李庄，书林史库，尽量享受，曷胜企羡。”

对此，著名宋史研究专家邓广铭也曾写道：“我跟傅（斯年）先生去（李庄），除了想求得他指导外，还有一个原因，那就是北大、南开、武汉大学南迁，都没有带图书资料去；后方南迁的，只有史语所带了个图书馆。大家都要利用它的图书资料。有了这个便利条件，我就在那里完成了一系列关于宋史的论文、著作。”除了邓广铭，再如随中国营造学社到李庄的建筑学家梁思成、林徽因夫妇，也是在李庄一待六年，在中国古建筑考察上做出不凡成绩，梁思成更在李庄写出《中国建筑史》。

此时回望去李庄那条船在江面上前行的姿态，总觉得这船就像是当年傅斯年、严耕望们不畏艰险、披荆斩棘、奋勇前行的象征！

我的家乡有个美丽的湖，是北方最大的淡水湖。湖里生长着茂密的芦苇，母亲用芦苇编苇席，编出大半辈子，编织的苇席铺开来，能铺出一条很长很长的路。
每年秋季，干飘的苇缨在湖里招手的时候，母亲就撑船过去，一镰刀一镰刀地把成熟的芦苇割下来，一船船运到家中。屋前屋后，就有了一个硕大的芦苇垛。母亲用这些芦苇，常年不断地编苇席。母亲先将粗细均匀、色泽好、苇质柔韧一致的芦苇，一根根挑选出来，一捆捆放在院子里，然后破篾片。破篾片又叫揭苇，即用苇穿子，将一整根芦苇劈开为 2-5 片。揭出的芦苇篾片粗细须均匀，编织出的苇席才平整。下一个步骤，就把破开的苇篾片，洒上水浸泡。母亲总是头天晚上浸水，第二天披着熹微的晨光起来碾压。将充分浸水的苇篾片，铺在硬而平整的地面上，用苇碾来回压，直到压得像皮子一样。接下来就是投苇了，投苇即分苇，按苇篾的长短分“头苇”、“二苇”、“三苇”、“短苇”，分别成捆。编席时，不同的苇篾编织不同的部位。
准备工作做好后，就开始编席了。那个时候，编织的苇席，主要是农村用来铺炕、晒粮食、盖垛遮雨。麦收季节，还可用苇席做粮囤，储存粮食。整片苇席分 3 个部分：席花、大纹、边花。席花样式多，非常讲究。最常见的是炕席花（双纹）、三纹席花、人字席花、十字席花、三角席花、胡椒眼席花。每种席花，母亲都是熟手。编织苇席，有踩角、织席心、收边 3 个步骤。踩角起头用 5 根苇篾，编织时苇篾一根是根，另一根是梢，根梢轮换交替使用；不同的花纹，织席心采用不同的方法：有挑一压一法、挑二压二法、隔二挑一压一法、挑二压三再抬四法；收边又叫窝边、撬边，是苇席编织中最后的一道工序。收边后，压平，苇席就成了。

编苇席时要用到五尺、苇穿子、拉

列车抵达瑞芳站，下车时雨跟着下来。两排老建筑中间，有一座不高的青山和不笑的天空，冬雨绵绵像丝线飘落身上。不习惯带伞的热带人，看着不大的雨不放心上，但越走越湿答答的感觉破坏了瑞芳印象，再走几步路过交通灯，到对面便利店买伞后才开始瑞芳之旅。五人共用三把伞，懒惰的人自己不撑，时在别人伞下时在雨中，不在意被同伴酸说有人真诗情画意啊！

走路时乖乖不淋雨，遇见美丽景物便忘记雨会淋人。无华的老街好多小吃店，还有一座精雕细琢的小庙叫雷声坛。一对狮子守望庙门口，一对灯笼发出红色亮光，四对青龙攀在庙顶上看我们行过。

留下不少时光痕迹的双层房子有骑楼，有露台，露台上花儿盛开，残旧外檐意味着岁月的沧桑。地上有水不泡走，脚步缓慢地弯个弯，小小门面的明美书店外头挂一把红色雨伞，左侧墙上牌子注明“经销高中国中小学参考书”，书店楼上是住人的吧，露天的楼梯建在外头，台阶墙上一丛从茂盛的绿叶因丰足的雨水长得油油润润。整个地方叫专爱取材街景的画家一旦看见，肯定要往上几天画几幅画，不像我们

这天是母亲的生日。午餐时，汗涔涔的我端出了一桌美味佳肴。“赞呀！”若在平时，母亲早就迫不及待拣菜吃了，可此刻她也不急于动筷，也不知她那失去知力的大脑在想些什么，只见她慢悠悠将各色菜在盘子里堆成了一个图案。

干煎小黄鱼和红烧肉作为圆心，菠菜、荷兰豆、椰花菜、黄瓜、芦笋一条一条摆成辐射形半径，外圈一圈葱炒蛋，每根绿色半径的顶端各放一枚红草莓，一枝玫瑰安置盘子边。老妈，别玩啦，菜都凉了，面也凉了，我嘀咕着。

“好看吗？”嗯哪，我一抬头，瞬间在她混浊的眼睛里捕捉到了一丝久违的诗意。我仿佛重新看见了年轻时的母亲和几位热爱绘画的男女青年，跟随着颜文樑大师在上海幽静的马路、市郊写生的图景。岁月如流，物是人非，生儿育女，养

逛着逛着，就快到大街中心的车站了。
经过瑞芳高工，一条老铁路在转角处等待我们。建在路中间的铁路，倘有火车经过，两边栅栏便降下，挡着不让路上的车子 and 行人穿越，避免危险的栅栏这时高高矗立在路两旁。低头看见铁道下边铺满漂亮的不规则小石子，还有把我们台台北带到瑞芳的齐齐整整的铁轨，远远的铁道中间有一盏灯，像巨人的红眼睛，亮晃晃地，仿佛有列车开来，但没有声音，只有雨点滴答。我伫在路中央，拍摄我的鞋子和铁轨和石子，刚拍好，一个警察朝我走来，忐忑不安像小学生犯错误一样的心跳加速，难道不可以拍摄铁路么？警察先生拎把雨伞，同我微笑着说：下雨了，我来送你过去对面吧。站在对面等我的同伴们瞪大眼，一副不肯置信的表情。到了对面，感动的人问，可以拍张合影吗？和蔼可亲的回答是可以呀。三个年轻女生很懊恼地帮我拍照，和英姿勃发的警察先生挥手道别后，她们更加沮丧地一致赞赏，他很英俊呀！获得和警察合影的人得意地在瑞芳市区拍了龙严宫，一座比“雷声坛”大很多的庙，门口两根石雕龙柱子不上色，庙的样式颇有古意，庙外正

冷天捧着热食物，还没尝味道，手中微烫的感觉已经叫人胸口暖和，司机的回答更添温馨。我们观光的目的地是黄金山城九份，瑞芳老街只是无意中路过的一个驿站，因为搭乘火车，瑞芳是铁道旅游的其中一站，在九份之前一站下车顺便看看。

下雨，不见繁华胜景，就是灰朴朴的老旧建筑，市井寻常的民间小吃，非常普通平常的街巷风景，然而，美好的人情叫游人回家以后，还把瑞芳带回来，放在心上。

图案

张 烨

母亲依旧端坐着不肯动弹。我显然感到有点心累。母亲说，等他们来拍了照后再吃。他们是谁？是你的顶头上司呀，我要让他们知道你对我好，烧那么多菜给我吃，孝顺老人……至此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图案的涵义。

多么伟大的母爱！我的母亲即便失忆、失智了，其内心深处的爱也永远不会丧失。我紧紧地搂住母亲。

一个个数不清的早晨和黄昏，一个个寒来暑往春去秋来，母亲都在快乐的编织中过岁月。母亲没出过远门，也做不了什么大事，在做微不足道的编织中过了大半生。

说实话，编苇席收入微薄，一片苇席换不了几个钱。仅靠编苇席，家境也改变不了多少。但母亲依然不舍苇缘，一如既往地辛勤劳作和编织，和众多湖区妇女一样，始终在苇席的编织中，充盈着激情和快乐。

孙犁在《荷花淀》中描写道：“皎洁的月光下，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，女人坐在院子里，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。不久，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，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。”

每每念及这段话，我就仿佛看到了母亲的影子在晃动。

黄家坝是很多人的乐园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乡野之歌



慎终追远，厚德载物
瞿志豪 篆刻

中还立着左右雕有两只金龙龙的插香炉。很快便到市区中心，街上两排全是小食档，而且皆为老档，祖传三代正宗老店龙凤腿，对面卖番薯饼，都是油炸的。用不着走进挂挂“生意兴隆”和“财源广进”的美食街，在街上买了年轻人要龙凤腿和我的番薯饼。一上计程车就问司机可以在车上吃东西么？载我们上九份的司机说，快吃快吃，冷了渍油味道变得不好吃。一点也不担心他的车被我们弄脏了。

冷天捧着热食物，还没尝味道，手中微烫的感觉已经叫人胸口暖和，司机的回答更添温馨。我们观光的目的地是黄金山城九份，瑞芳老街只是无意中路过的一个驿站，因为搭乘火车，瑞芳是铁道旅游的其中一站，在九份之前一站下车顺便看看。

下雨，不见繁华胜景，就是灰朴朴的老旧建筑，市井寻常的民间小吃，非常普通平常的街巷风景，然而，美好的人情叫游人回家以后，还把瑞芳带回来，放在心上。

家糊口，母亲最终放弃了艺术追求，连她的画都曾被付之一炬。不承想年轻时火焰般燃烧的艺术激情，此刻，竟然在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老母亲的内心，以一碟菜的图案呈现出来。她的眼中闪烁着期待赞美的弱光，我的声音有点哽咽：你是我心中最好的画家。我跷了跷拇指。母亲开心地笑了，舒展开一朵儿童的脸。

母亲依旧端坐着不肯动弹。我显然感到有点心累。母亲说，等他们来拍了照后再吃。他们是谁？是你的顶头上司呀，我要让他们知道你对我好，烧那么多菜给我吃，孝顺老人……至此我终于明白了这个图案的涵义。

多么伟大的母爱！我的母亲即便失忆、失智了，其内心深处的爱也永远不会丧失。我紧紧地搂住母亲。

一个个数不清的早晨和黄昏，一个个寒来暑往春去秋来，母亲都在快乐的编织中过岁月。母亲没出过远门，也做不了什么大事，在做微不足道的编织中过了大半生。

说实话，编苇席收入微薄，一片苇席换不了几个钱。仅靠编苇席，家境也改变不了多少。但母亲依然不舍苇缘，一如既往地辛勤劳作和编织，和众多湖区妇女一样，始终在苇席的编织中，充盈着激情和快乐。

孙犁在《荷花淀》中描写道：“皎洁的月光下，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，女人坐在院子里，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。不久，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。她像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，也像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。”

每每念及这段话，我就仿佛看到了母亲的影子在晃动。

黄家坝是很多人的乐园，请看明日本栏。
乡野之歌